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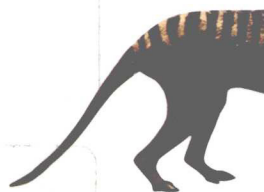
JULIA LEIGH

THE HUNTER

猎人

[澳大利亚]朱莉亚·李 著

鲁南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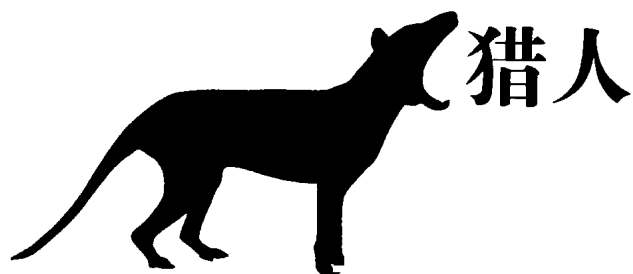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强烈而有催眠魔力的作品，
朱莉亚·李获得的每一句赞美，她都当之无愧。

——唐·德里罗

人民文学出版社

JULIA LEIGH

[澳大利亚]朱莉亚·李 著
鲁南 译



THE HUNTER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is project has been assist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rough the Australia Council, its arts funding and advisory body.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7117

Julia Leigh

THE HUNTER

Copyright © 1999 Julia Leig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Godwi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澳)李著;鲁南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861-4

I. ①猎… II. ①李… ②鲁…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0966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陈 洁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9000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25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61-4
定 价	20.00 元

献给简·史密斯

爱斯基摩人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在突发事件前的漫长等待：“昆维图克”。非凡的耐力。

——巴里·洛佩斯,《北极梦》

第一部

这一刻，小飞机突然下坠，坐在他旁边的胖女人尖叫了一声，碰洒了她的咖啡，他放食物的托盘也飞了出去。他闭上眼睛，开始数，一……二……三，他想，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这时或许会选择祈祷。接着下坠停止，他们安全了，当这架有十八个座位的飞机在那道分割了大陆与岛屿的蓝色缝隙上空稳定下来时，飞行员立刻镇定地表达了他的歉意。

没有人在机场迎接他，没有租车的柜台，也没有微笑的租车服务小姐。他看到一个理着小平头、穿着印有“白人权力”T恤衫的胖男人在安慰那个飞机上的胖女人。候机室里聚集了一小拨人，由此他推断即将起飞的航班应该是满员的。他走到外面，等着卡车穿过跑道将他的行李送过来。行李一到，他就找齐了他的背包和提包，片刻也没耽误。坐小公共汽车进城需要十五分钟，高速公路边的牌子上写着：“欢迎来到老虎城，总人口两万。”按照事先的安排，他租了一辆崭新的四轮

驱动，最新型的银色莫纳斯奇。“您挑了个好日子租它。”女孩微笑着说。于是他也微笑，点头，然后在女孩有机会提问之前转身离开。

他很快就驾车出了城，往西南方向行驶。沿途的最后一家肯德基店在宣传“四块九毛五澳元两块鸡”的促销活动。高速公路两旁遍布着更小的城镇，寥寥几家便利店、古董店和发廊集中在一起。路边出现了几片牧场，平坦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山脚下。那里有羊，泥褐色的羊。那里有树，农民们在树上牛嘴的高度裹了锡纸。有那么一段路，他途经一排灌木，不是天鹅、长颈鹿或狮子狗的造型，而是自然形成的奇特几何形。而后他看到一个石头砌的小屋里塞满了咧着嘴笑的玩具猫。他跨过老虎湾，又跨过布雷克奥戴湾，跨过这个湾，那个湾。在随后出现的便利商店里，他停下来买了一杯很甜，有化学效应的咖啡。

商店之间的距离变远了，公路变成了土路。他查了查地图，最终在一个没有路标的丁字路口转了弯。看到经过的第一个山坡上种着一排排一样的小树苗时，他知道他走对了路。接着，眼前出现一块块空着的混凝土地皮，好像在说：欢迎来到这个死城。这里曾经以伐木业为主，但如今人们已经纷纷

收拾屋子搬走了。一整排可拆卸的工地移动办公室丢弃在路边。窗户上贴着橙色的塑料布。不过还有个加油站，窗里挂的硬纸牌子上写着“营业中”。伴随着他停车的声音，一群蓬头垢面的小孩钻了出来，其中两个大一点的骑着自行车。他自己加了油，准备付钱。收银台后面的女人顿了片刻才把注意力从微型电视上转移过来，她伸出手，没有说话。他付了现金，离开前又买了一块巧克力，算是表示客气。

他开着车，平稳地转弯，同时练习着他的说辞。他——今天——是谁？从现在开始他叫马丁·戴维，从大学过来，一个非常健壮的博物学家。“你好，我叫马丁·戴维。”除了有点不安外还算不错。“好，谢谢你，给我一杯茶就好。”

他会去喝那杯茶，并判断他的处境。

当博物学家马丁·戴维转入一条很长的马路，把他的莫纳斯奇停在一个破落的院子里时天已经快黑了。虽然是夏天，但空气中有一股冷意，他拿上了他的宝拉泰克绒外套。面前，光秃秃的路面起伏不平，一栋青石砌的小房子安静地坐落在路边。房子后面是昏暗的陡峭山壁，攀上去就是中部高原。这是最后一条路上的最后一栋房子。这里曾是个用于劳作的小农场，但如今用木头和铁皮搭建的食槽和畜舍都已经塌了，

野草，主要是明艳的黄色千里光，霸占了整个牧场。三辆锈迹斑斑的车停在户外，仪表盘全没了，满地都是废弃的铁桶。房子右侧有一个分成了两半的波纹铁水箱，倒扣在地上，里面放着木柴。另有一个水箱是完好的，水箱旁边是一片菜地，地里正在抽芽的梗是紫色的，看起来像是甜菜根。正面的窗户关着，玻璃后面挂着彩虹色的棉质窗帘。

来访的客人必须通过一道铁丝弯成的拱门才能进屋。铁丝上光秃秃的，M想，日子好过的时候上面肯定缠绕着清甜的藤。

门自己荡开了。没人迎门。他犹豫了一下，有点困惑：难道门有魔力？还没等他打招呼，一团亮紫色就转了出来。有人以一串眼花缭乱的侧手翻通过走廊，最终一个不可思议的大劈叉停在了他面前的地板上。

“欢迎！”女孩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她看上去大概有十二岁，也可能是十一或十岁——这种事他从来都说不准。她穿了一身莱卡质地的紫色紧身连衣裤，衣服上点缀着银色的星河。她的头发是深色的，剪得很短，只到耳朵上面。

“你好。”他字正腔圆地回答。“我叫马丁·戴维。你妈妈在等我。”

另一个小一点的孩子从门后钻了出来。这孩子长着一头金发，穿着红色的运动服，外面罩了件银色的披风，脸颊上闪烁着红色油彩涂的漩涡。男孩没说话，只是瞪着眼看他；也可能他是个哑巴。高一点的孩子打了个滚儿，敏捷地站了起来。

“你好，马丁·戴维，”她也同样非常认真地说，“我叫凯瑟琳·萨萨弗拉斯·银河·印度·香蕉·阿姆斯特朗。你可以叫我萨斯。这是我弟弟，詹姆斯·风·单车·灌木·猫眼·阿姆斯特朗。叫他猫，或者单车。”

她迅速地看了她弟弟一眼，看他是不是同意。

“单车。”

“你好——单车。”他不太会与孩子相处。

“妈妈在睡觉，”萨斯接着说，“她让我们跟你说明天早上她会见你的。不过我们已经帮你铺好床了。”

单车审视着这个陌生人。

他从车里拿了他的行李，两个孩子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女孩想去拎他的背包，却拎不起来。他知道女主人有两个孩子，流产过两次，他从来没想到过需要和孩子们相处，真和他

们说话。他该和孩子们说些什么呢？最乖的孩子是不愿说话的，说也是为了搜集信息。孩子们都是间谍，都是小杀人犯。在他的记忆里，大人被视为敌人。

门梁很低，他必须弯下腰。一进去他就看出房间是临时收拾出来的。孩子们在墙上够得到的地方画了画儿。家具和地毯上也抹了涂料。满眼都是色彩，明艳的色彩。这儿一笔蓝道，那儿一个红圈，一道黄色的弧，一个彩虹色的房子。哪个母亲能允许孩子们这么干呢？还有，没错，他看到他们确实为他铺好了床。枕头上点缀着粉色的塑胶星星，羽绒被上也用同样的涂料画了一个飞旋的水涡。他发现床单是鲜艳的橙色。两个孩子中不知道是谁费了不少心思在床头桌上摆了三圈彩绘鹅卵石。

他想会不会是弄错了。也许是他走错了门。（真的会是这样吗？）据他所知，女主人是信得过的。他能依靠她打理他的根据地，记录他出入的时间，给他提供补给，并在必要的时候发出警报。如果他的不菲酬金反应了公司的慷慨，他知道她也一定收入颇丰。他不喜欢这样，不严谨，他非常不喜欢。不过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他打开行李，在橙色的床单上铺平他的睡袋，他提醒自己要耐心——耐心是种美德。

孩子们在客厅兼餐厅的房间里等着他。这是个有壁炉的双人间，里面冷冰冰的，在房子里来回走动都需要经过这里。桌子上放了一碗焖好的米饭和一瓶日本酱油。女孩看着他，脸上写满了期待和兴奋。他拉了张椅子坐下，含糊地说了句很感谢帮他备了米饭，然后开始吃饭。吃的时候他不得不从勺子里拈起一块覆在上面的污垢。“家里有十四把勺子。”单车说。这个巨人——M 现在把自己视作巨人——这个巨人在吃饭的时候不说话。他们看着他吃。过了一会，萨斯再也忍不住了：

“好吧，那，你喜欢你的房间吗？”

什么？

“哦，喜欢，我当然喜欢。谢谢你，非常漂亮。嗯。”

她立刻就看出他在说谎。她的脸上失去了光彩，肢体僵硬了。单车调整了他的坐姿。整顿饭他们再没说一句话。吃完饭，他站起身，说想去看一眼洗手间。和房子里的其他地方一样，洗手间又脏又乱。房顶和墙上都生了黑色的霉块。马桶里布满一道道黑棕色的污渍。毛巾散发着异味。他只能用嘴呼吸。毫无征兆的，他感到累了，想去睡觉。

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他能辨认出那道陡峭暗壁，壁上布

满浮凸，在幽暗的夜空下显得更幽暗。很快他就要去那儿了。而此时，他告诉自己，此时，他必须睡觉。过了一会儿，当他从一个想不起来的梦中惊醒时，房子里还有灯亮着，孩子们尽可能轻地在什么地方忙活着。

到了早上，下雨了，天空全是灰色的，一成不变，他无法判断雨什么时候会停。今天他会去爬那道陡峭的山壁。他很快穿好衣服，为了保持干爽和暖和，他穿得很仔细。趁着房子里的其他人都还在睡觉，他走到户外快速地勘察了一下。他找到了一个鸡舍，又找到另一个棚子，接着沿着地上的痕迹找到一条深及膝盖的小溪，脚步声惊走了几只鹌鹑。他想喝溪水，又突然想到小溪可能在流经附近的屋舍时被污染了，甚至可能是从那个废木料堆中穿过来的。回到家，他惊讶地发现其他人都还没起。他的手表已经指向八点。鸡都醒了，在那方荫蔽的土地上到处乱扒。它们看起来都很健康，喂养得很好，他瞥见了一点昨晚剩下的米饭。他从后门进了厨房。里面很乱，所有的杯子和碗碟都从橱柜里拿了出来，摆在长案上，摆在地上，摆在顶着墙的一张小木桌上。很多碗碟上都沾着灰

色的米粒，在一摞摞碗碟之间堆着些已经开始腐烂的蔬菜。煤气灶上也全是碗碟，他目光所及的唯一空处是微波炉的门打开时需要占用的空间。一个牛奶盒扣在地上。墙上挂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别修那条哪儿也不通的路了”，海报的一个角翘着，他往回按了按。厨房里看不到食物的影子，肯定是藏起来了。他找了找，在一摞碟子后面发现了半个南瓜，几根蔫了的银甜菜。走动的时候，他踩碎了几个鸡蛋壳，耳边传来看不见的蟑螂钻来钻去的声音。而屋里的味道，那味道让他几乎想要干呕。

房子里很静；他必须把他们叫醒。在客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他看到孩子们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单车蜷在姐姐背后，一只手臂搭在她侧着的身子上。M 敲了敲门，清了清嗓子，虽然这不过是徒劳。

“早上好。”他大声说。

萨斯醒了。仍在睡梦中的单车因为感到了环境的突变而翻了个身。

女孩非常困倦，睡眼蒙眬，像蜥蜴一样。他好奇他们到底是几点才爬上床去睡觉的。

“马丁·戴维，”她咕哝，“杰克今天早上会来告诉你上山

的路。”

“什么时候？”

“他说今天早上会找个时间过来。”

“几点？”他问。

“他说找个时间。现在几点了？”

“八点十一分。”

“嗯，他很快就会来的。”她闭上眼睛，靠着弟弟翻了个身。

“你妈妈在家吗？”他不耐烦地问。

萨斯警觉地拱起身子。

“别叫醒她！你不能叫醒她！”

他该怎么想？妈妈是个睡美人？是该起床的时候了。他正要过去找她，突然响起一阵非常轻的敲门声。既然他是唯一一个已经起了床的人，M想这门得他去应了。

“杰克·明迪。”

“马丁·戴维。”他回应。

杰克·明迪长了一张泛红的圆脸，一双向下耷拉的蓝眼睛，粘在一起的头发垂在秃了的地方。他身高大概不到六英尺，肩很宽，胸肌像水桶一样。只要他想砸，就能把大门砸碎。他什么也没问就进了屋，直接走向一间应该是女主人卧室的